

祖來先生學則并附錄標註

下

仁

94

72止







學則并附錄標註下

○屈景山

姓堀名正超字君燕號景山稱貞助安藝儒學

○中元日

事類全書引道經云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勾搜選人間分別善惡又荆楚歲時記七月十五日僧居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脩行記七月中元乃大慶

○李陰菅君

附錄徂來先生書五道

姓菅原氏山田名正芳稱宗圓李陰其

東都平義質

號以醫仕

門人

奧 滕元啓 同校

至也 ○縷縷 觀縷也委

後學東都東龜年標註

○其降挹之

答屈景山書

朱叔元與彭寵書俠游謙讓

東都物茂卿謹復書西京屈君足下七月

有降挹之言 ○傾倒

中元日李陰菅君致足下所賜書拆封讀

附錄標註下

予三川董書



之猥

杜子美詩志士懷感傷心

曾已

優渥

也○詩小雅信南山篇既優既渥既霑既

足○左太冲吳都賦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

儀之

健

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

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渾不雜也

采縵

李尤陽德殿賦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縵

髮名年

髮髮小兒垂髮髮年謂幼小時

洛

借指京師

之具言欲一造州廬相見而藩法嚴不能者狀縷縷幾乎千有餘言其降挹之恭傾倒之懇優渥特至誦其辭則雄渾雅健不之采縵不覺令人起敬嘆喏弗已余不佞髫年時聞之先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焉其高第弟子若羅山活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屈先生者起敬嘆喏禮內則起敬起喏○喏嘆聲

故稱先大夫

惺窩先生

姓藤原名肅字歛夫號惺窩定家黃門十二世之裔初雉度于禪刹為僧後歸

俗請于

天朝始唱朱氏學乃今之所謂下冷泉家者即其後也老號北

肉山人林羅山那波活所堀杏菴松永昌三鎌田得菴五人皆出於其門元和九年秋九月十二日年五十九而下世有文集行于世

國朝家世翰林學士著述為最多皆傳于世○活所姓那波名歛字道圓

活所其號○松永昌三名遐字昌三號講習別號尺五俳諧歌者貞德之子○

鎌田得菴鎌田其屋號得菴其稱○堀杏

菴見○辨博

漢淮南王

安傳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晉書

謝尚傳贊安西

英爽才兼辨博

屈先生

姓堀名正意字

敬夫號杏菴受業于惺窩先生篤學以儒

仕於

溫厚長

獨為溫厚長者乃誠然於四人之間退讓自將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者斷斷自古為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安得從其徒若子孫戚屬以聞其行誼之詳邪藏諸中心時時憶之弗忘及乎管童子西游也聞足下周旋甚勤李陰君喜以見諗且言足下亦

村栗栗主下



者

禮經解其為人  
也溫柔敦厚詩  
教也○長者史漢謂  
退讓與物不競者為

長者○史曹相國世  
家一遵蕭何約束擇  
郡國吏木訥於文辭  
重厚長者即召除為

丞相史○漢龔遂傳  
王生曰天子即問君  
何以治渤海宜曰皆

聖王之德非小臣之  
力遂受其言以對上  
說笑曰君安得長者

之言而  
稱之

名高

史灌夫傳灌夫亦倚魏其  
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

斷斷如也注徐廣云斷斷是鬪爭之貌  
評林按外菴云斷斷鬪爭得之  
索隱讀作閭閻不通繁欽賦曰涉洙泗而飲馬取少長之斷斷取字益明

○訕然

音屈禮聘  
義字面

○退讓自將

禮曲禮退讓以明  
禮○將奉行也

○斷斷

史魯世家贊太史公曰余聞孔子  
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  
評林按外菴云斷斷鬪爭得之

○訕

詩小雅四牡篇將母來訕  
鄭玄箋訕告也釋文音審

○周旋

謂為管童子諉掖左右  
信二十三年左傳字面

○屈先生之裔

裔後  
嗣也

○從五馬

通或曰禮天子六馬  
左右駟三公九卿駟  
馬左駟漢制九卿二  
千石亦右駟太守駟  
馬而巳其加秩中二  
千石乃右駟故今稱

東下

道齋閑覽漢  
時朝臣出使  
以駟馬為太守增一  
馬故為五馬○正字

有意於不佞焉因扣之以識其為屈先生

之裔則予不佞亦喜甚及聞足下從五馬

東下也懸榻以俟者久之詎意竟外之交

足下不得斯須以請乎是日乃得接尺一

愈益信遺範之弗泯而幸素願之有愜哉

書中又言文章好尚之異而欲聞不佞之

一言乃以無爭心見告亦何詳悉顧慮之

禮曲禮退讓以明  
禮○將奉行也

史魯世家贊太史公曰余聞孔子  
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  
評林按外菴云斷斷鬪爭得之

詩小雅四牡篇將母來訕  
鄭玄箋訕告也釋文音審

謂為管童子諉掖左右  
信二十三年左傳字面

裔後  
嗣也

道齋閑覽漢  
時朝臣出使  
以駟馬為太守增一  
馬故為五馬○正字

通或曰禮天子六馬  
左右駟三公九卿駟  
馬左駟漢制九卿二  
千石亦右駟太守駟  
馬而巳其加秩中二  
千石乃右駟故今稱

詩小雅隱柔篇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

○管童子西游

管童子李陰氏之子初  
名正朝後更弘嗣字大  
德廟以茂異

佐號麟嶼稱大助幼而靈慧受學于徂來物夫子年十三

召見特賜祿為儒宜年僅二十四而卒童子嘗西游于京師云

○訕

詩小雅四牡篇將母來訕  
鄭玄箋訕告也釋文音審

謂為管童子諉掖左右  
信二十三年左傳字面

裔後  
嗣也

道齋閑覽漢  
時朝臣出使  
以駟馬為太守增一  
馬故為五馬○正字  
通或曰禮天子六馬  
左右駟三公九卿駟  
馬左駟漢制九卿二  
千石亦右駟太守駟  
馬而巳其加秩中二  
千石乃右駟故今稱



太宰曰五馬大夫○  
地以東為卑故曰下○  
○懸榻 後漢書陳蕃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

○竟外奈 竟音境○禮檀弓古之  
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  
○斯須 暫時也○孟子告子

漢白奴傳漢遺單  
于書以尺一牘○  
○遺範 晉書樂志序武帝採漢  
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  
○素願 素雅

章好尚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然今世作者  
可略而言也云云人各有好尚○  
○人心

如面 襄二十一年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發難 去聲下

切磋 物夫子大學解管子孔安國皆以切磋為朋友相問  
難廼學之道以此導之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朋友 定四

羊傳朋友相衛何休  
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素 故也○  
○其心如秦越云云 韓昌黎諱臣論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  
焉不加喜戚於其心○  
○吁 孔安國虞書堯典傳疑怪之辭○  
○斷 去聲

○將孰聽而孰斷之乎 韓昌黎送浮屠文暢師序今  
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  
○暴 入聲顯

○獨得 任彦外天監三年策秀才  
文開戶自精開卷獨得○  
○君子無所爭 論語八佾篇子曰

射乎揖讓而外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  
○閱 詩小雅常棣篇兄弟閱于牆外禦

禮 言於德與  
禮為有害○  
○君子不由也 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伯夷隘柳

子好云云 孟子滕文公篇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云云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揚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天下之言

不歸揚則歸墨揚氏  
為我是無君也墨氏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

無君是禽獸也公明  
儀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  
餓草此率獸而食人

也揚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是邪說

誣民克塞仁義也云  
云吾為此懼閑先聖

事也訟者陳己之是於不信己者之前以  
求其信己者也吁亦難矣哉雖然有官臨

之度乎足以斷已今學問而用訟者之道  
乃無聖人之臨上將孰聽而孰斷之乎若

或欲以天下之所同是而斷之邪則播諸  
眾而欲訟己之是欲訟己之是則暴人之



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云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法言吾子篇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張湛列子注揚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按金仁山曰楊朱老子弟子字子居其書不傳○史孟子荀卿傳末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在於其後○墨子六十一篇○稷下市學云云楊德祖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此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曾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李善注曾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

非亦不情之甚也況獨得之見有衆所不及知者乎夫學問者君子之事也君子無所爭爭斯害乎德問者弟子之事也秉弟子之禮而用訟者之鬪鬪斯害乎禮害乎德與禮者君子不由也自孟子好辯闕楊墨雖其時之不得已乎亦非古之道也不佞竊惜焉爾後稷下市學田巴一日服千

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流風則見學○扇吹動○是非逢蠅涌景德傳燈錄二十八祖菩提達磨章每與師論儀是非蜂起○蜂蠶

同○司馬相如封禪文大漢之德逢涌○紛呶蘇子由蜀論叫號紛呶奔走告訢以爭臺聲曲直之際

○浮屠文苑彙傳曰浮屠教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母馱或云沒陀皆是五天梵語楚夏并譯為覺合稱○勘辨臨濟佛也○勘辨慧照

禪師語錄有勘辨行錄之目○勘辨黃蘗因入厨次問飯頭作什麼飯頭云揀衆僧米黃蘗云一日喫多少飯頭云二石五黃







不若是熱趙岐注○人心如面見上○李王見上○夫六經辭也而

法其在焉辭文辭也法文法也○孔門孔氏之門○先秦西漢謂始皇之秦為先

秦後秦禮禮運禹湯文武成王由此其選也○六朝西漢前漢○以此其選也禮禮運禹湯文武成王由此其選也

○六朝吳東晉南宋南齊○韓柳二公見上○紕辭史李斯傳丞相謬

通與○韓進學解毛穎云云○柳天對段太尉云云並皆載之

四家雋不通○絢爛乎佩文齋韻府龍筋鳳髓判觀鶴綾之絢爛彩映水霜

爛晴光入座紅乃爾○宋大祖姓趙氏諱匡胤○歐蘇列傳歐

陽修字永叔永豐人四歲而孤稍長從隣里借書讀舉進士有聲歷官至觀文

殿學士太子少師蘇洵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實當似陸贄而其才

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及五代史敘事不媿劉向班固也卒年六十六贈

太子太師諡文忠修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列為二千卷校正

史氏百家論謬之說為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

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又按公號廬陵謫後號醉翁後又更號六一

居士○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

不中閉戶益讀書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來京師歐陽修上其文二十二篇

既出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號老泉又稱老蘇宰相韓琦奏于朝除秘書

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姚闢同為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

卷諡法三卷○軾字子瞻對策再入三等後謫黃州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

居士歷官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後又連貶卒于常州年六

十六軾與轍為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

聲名赫然然動於四方蓋其文章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洵晚作易

傳未完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

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高宗時追贈大師諡文忠

○轍字子由與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

心所之故惡法之東也況辭乎紕辭故不

矣踐徑皆露其所長議論耳縱橫馳騁肆

附錄卷一



制舉登官至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後落職致仕築室于許魏頓濱遺堦年七十  
四而卒淳熙中諡文定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又有樂城文集並行于  
世稱之  
○**自若** 史甘茂傳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  
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  
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織尚自若也頃又  
○**道** 言也  
○**使人思** 也

而得之 王陽明答徐成之書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  
旦反之為難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  
○**瞭然** 明也  
目下 蒙求周嵩振抗注唯阿奴  
○**蹊逕皆露** 林希逸莊子口義發題其  
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

尋常文字蹊徑求之  
○**明** 暢與  
○**注疏之文** 十三經皆  
有注有疏  
○**語錄** 朱  
語類陸象山  
○**明** 太祖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  
起兵代元定天下國號明  
○**李王二公倡古文**

辭 詳于學則二吾奉于麟氏  
○**卓然** 特立  
○**四大家雋** 物夫子著述  
書日記四家  
雋六卷右評未全  
○**夫學云云** 孟子告子篇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六經** 已見  
○**方今已刊行**

左國史漢 春秋左氏傳及外傳國語戰  
國策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  
○**佞訓** 明史日本傳日本古倭  
奴國唐咸草初改日本

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此方學士自稱  
倭恐非禮也蓋校者之謬也下皆倣此  
○**華文** 中華之  
文章  
○**髻鬢** 說文若  
王文章靈光殿賦忽髻鬢  
以響像若鬼神之髻鬢  
○**彼亦猶我** 彼指諸夏  
我即此方  
○**紕謬** 已  
○**明德**

明德解已詳上  
○**異端** 論語為政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子注范  
客安澹泊書注  
○**異端** 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  
人之道而別為一端  
如楊墨是也其率天  
下至於無父無君專  
治而欲精之為害甚  
矣○徵蓋攻如鳴鼓  
而攻之之攻異端舊  
諸漢晉諸史多謂人  
懷異心者乃多岐之  
謂也人之懷異心邊  
以攻之必至激變故  
孔子誠之異端字不  
它見獨見論語家語  
而家語注猶多端也  
乃孔安國王肅輩必

能敘事夫明也 是務欲瞭然乎目下者注  
疏之文非邪 是以未流之弊語錄不啻也  
明李王二公倡 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  
之古文辭者尚 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亦  
矯宋弊也夫後 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  
者唯韓柳李王 四公故不佞嘗作為四大  
家雋以誨門人 而其尤推李王者尚辭也

村錄票主下

村錄票主下

村錄票主下



有此解故諸史所用  
依其解已魏纂漢祚  
以攻異端為務何晏  
集解據序文非何氏  
私書孫邕鄭冲曹義  
荀顛何晏署名則必  
奉魏帝勅而作者如  
唐正義明大金丹故  
避時忌諱特設新義  
後儒不察遂為定說

○詩○左傳

並詳出答安澹泊  
書明德之解注

家語

孔子家語辯政篇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曾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王肅無異端注○周宗建注豈為政之道在於多端乎○春臺增注異端猶云多端也

○里仁者居仁也

論語里仁篇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解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

朱子注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也○微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處仁焉得智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孟子公孫丑篇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趙岐注里居也○荀子大畧篇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楊倞注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虛讀為居聲之誤也○物子讀荀子無說

○主皮非貫

革也論語八佾篇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朱子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禮革於其中以

不可勝道且如明德異端其解豈不美乎然至於詩左傳家語有不合者焉里仁者居仁也主皮非貫革也何有於我哉謂謙辭也者其說至於康衢之謠而窮焉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作問答解亦至於戴記而悖焉夷狄之有君素以為絢兮皆枉辭以從己之見焉凡如此類更僕何罄不佞從



為的所謂強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徵引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云：此馬融所本。力役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又按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玄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實射，其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外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聞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開之也。開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力之取，鄉之取也。於國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朱子能引此而失其義，蓋疑為力之為力，役遂以主皮為貫革耳。大氏後世儒者徒識字而不知古言為力為政古言也。主皮亦古言也。不知古言而欲以字解之，所以失也。古有禮射焉，有主皮之射焉，有貫革之射焉。禮射主禮樂，主皮之射主中的，貫革之射主力。凡言射者，如必也射，乎類皆禮射也。是君子之射也。主皮之射，庶民之射也。貫革之射，力士之射也。布侯而棊皮為的，故中的為主皮。朱子混皮革為一大誤矣。凡言革者，如衽金革及兵革，皆謂甲冑，故貫革者謂其力擊甲，豈不誤乎云云。○何有於我哉，謂謙辭也者。論語述而及子罕篇皆出學則五於我何有哉注。○朱子述而篇注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徵說已出學則康衢之謠。古樂苑康衢謠，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五於我何有哉注。不知順帝之則。注一作康衢歌，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願戴己，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兒謠云：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人也。○何晏無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注。○徵朱子又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本於邢昺是韓柳已後文法，豈可以解古文辭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尼燕居曰：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朱子豈不謬乎。○亦至於戴記而悖焉。仲禮居燕居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即詳上文所注論語徵戴記指今禮記。○孔穎達禮記疏引鄭康成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陸佐公石闕銘戴記顯游觀之言。李善注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何晏夷狄之有君。又無不如注。○邢昺疏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朱子注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朱子注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朱子注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



無上下之分也。○徵亡無也。諸夏諸侯之國也。是聖人之貴禮義也。雖有君而無禮義是其去禽獸不遠焉。孔子之時諸夏雖有君子猶匹之然先王之澤不軌禮義尚存故孔子以為勝之矣。○素以為絢兮皆枉辭以從

程子解失於不如之語不可從也。○素以為絢兮皆枉辭以從

己之見。論語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

註以為詩衛風碩人逸此一句朱子併上二句直以為逸詩未詳孰是云云朱

註素粉地畫之質也絢米色畫之飾也是因孔子引繪事而謂詩本言畫可謂

泥矣且後素失義不可從矣繪事後素何晏註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

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此說與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合但鄭

玄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為易漬汚也義為近矣朱註加一於字而曰謂以粉

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是其意據禮器其受和自受采耳殊不知彼主行禮得忠

信之人此主學禮貴美質其義自別也且先素而謂之後素後素迺以何措辭

乎且繪與畫不同畫泛言之繪則畫布如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曲禮飾羔雁者以績深衣具父母大父

母衣純以績皆爾朱子以粉地為解則以為畫圖可謂不識字義已蓋詩素以

為絢兮謂傳粉也絢者謂爛然有光美人得粉美益彰績事得布素分間五采

益明美質學禮其美益盛非美人也粉適成醜非五采也布素何施非忠信之

人也禮不可得而學。○更僕云禮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

此章之義也云云。○既中年得二公之業以讀之學業藝業

類。○積習所錮錮與痼通用。○藉天之寵靈藉賴也。○漢文帝

君燕朝則正位掌摺相更之者為久將倦。○宋儒傳主易程子傳春秋胡氏

使之相代。○此假以謂不可卒爾盡也。○漢文帝四書朱子集注之

類。○積習所錮錮與痼通用。○藉天之寵靈藉賴也。○漢文帝遺詔賴天之靈社

者皆為業。二公之業即謂李王二公之修。○既中年得二公之業以讀之凡所攻治

辭。○渙如渙流散。○渙如渙然也杜預左傳。○渙如渙然也杜預左傳

須待也。○古書序渙然水釋。○古書序渙然水釋

猶吾云云詩邶。○古書序渙然水釋。○古書序渙然水釋

月篇曰居月諸東方自出。○襄二十五年左傳則我周之自

出至千金是賴。○豈徒讀已邪亦必求出諸其手指焉能出

付錄標主下



相揖於一堂

李滄溟報孫金吾書語語一堂

上 李滄溟報孫金吾書語語一堂

之 紹介 史魯仲連傳平

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索

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實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經也介不

命 鄉者 音屬下可意知

徘徊 不進 門墻之外

論語子張篇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韓昌黎答李翔書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

諸其手指而古書猶吾之口自出焉夫然

後直與古人相揖於一堂上不用紹介焉

豈如鄉者徘徊乎門墻之外仰人鼻息以

進退者邪豈不愉快哉且二公之文主敘

事而于鱗則援古辭以證今事故不諳明

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焉夫六經皆

事也皆辭也苟嫺辭與事古今其如眎諸

論語子張篇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韓昌黎答李翔書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

學則 愉快 已見 而于鱗則援

古辭以證今事

是禮經解所謂屬辭比事也○今事明之時事

荀嫺辭與事

史屈原傳明於治亂嫺於辭令注嫺音隱又音閑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夫六經皆事云云

掌乎於是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

乎如破竹然辟諸良工必先攻堅木焉吾

之刃試諸盤根錯節而其餘脆材柔木易

易耳世人乃擇其易者讀之習以為常古

書則束之高閣辟諸古鼎彝之可貴重而

不可狎用也仁齋之言豈不然乎夫學者

載籍極博然其出於宋以後者十八九故

付錄票注下

十二

破竹然

預曰昔者樂毅藉濟

西一戰以并強齊今

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皆迎刃而

解無復著

手處也

良工云云

禮學

問者如攻堅木先其

易者後其節目及其

久而相說以解

穎達疏政治也○此

付錄票注下

十二



其意似與學記異其實則不異

槃根錯節後漢虞詡

傳謂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易易甚易也

○辟

諸古鼎彝云云

○仁齋云云仁齋

先生童子問然通論五而後六經之學有益不然則六經徒為虛器而不為今日之用猶三代之器可實之几上而不可施之日用也○彝酒尊周禮有六彝○此物夫子援童子問刪潤其語

○段使已見

愈讀愈憚古書之難習之罪也其謂典謨論語為易讀者乃緣自幼習讀傳注之久是以覺其易耳段使無傳注而驟視之豈易乎如二公之業傳不習者驟讀之亦必假訓詁粗通其指其以謂故為難讀者不亦宜乎宋儒傳注唯求理於其心以言之夫理者無定準者也聖人之心不可得而

○夫學者云云

史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

○曲謨書二典三

○故固為之也

○唯聖識聖出答安澹泊書聖人之心云云注

○倨傲也

夫道則高矣美矣

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謫劣○企

及○卑卑焉並已見

○詔告也○君子於其所云云論語子路篇已出也原本及本集作焉非今改

○不肖說文肖骨肉相似也

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陽明

按名山藏儒林記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與喬宇汪浚

儲權李夢陽何景明顧璘徐禎卿邊貢王苦古文辭又講求兵法陳勢病告歸關陽明洞為書舍故人稱陽明先生官歷都御史封新建伯其學始尚公宋儒之緒後沈思格物致知之語超然為異則講知行合一之學萬曆初從祀孔子之廟

測矣唯聖識聖宋儒之所為豈不倨乎不佞則不敢夫道則高矣美矣謫劣之資不可企及故卑卑焉求諸事與辭其心謂儒者之業唯守古聖人之書以詔後世其斯可也後賢之說雖高妙乎其於事辭有不合也何以知其於聖人之心與道必合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且聖人之教

仁齋已見○經術

附錄標注下



之一斑

晉書王獻之傳

被諸天下天下之人愚與不肖亦夥哉故

獻之年數歲觀門生

卑卑焉者何必鑿於聖人之指是不佞之

樽菴曰南風不競門

心也如陽明仁齋亦排宋儒者也然唯以

生曰此即亦管中窺

去

豹特見一斑獻之拂

類耳故不佞不取焉李王二公沒世用其

謙謂門人也論語

力於文章之業而不遑及經術然不佞藉

類淵篇樊遲從遊於

其學以得窺經術之一斑焉是不佞所以

舞雩之下

謂李王二公之修辭

俗驗

亦唯人心如面

字

○冗

之

○雅言

論語述而篇字

○文采

面此但謂雅馴

○文采

建與

○文采

吳李重書得所

○其冗長脆弱

來訊文采委曲

○其冗長脆弱

○華言

○其冗長脆弱

○倭言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文采

○其冗長脆弱

冗長孱

韓昌黎詩母以

○有德者有言

論語憲問篇子曰有

窮四字

水炭置我腸

○言以足志云云

襄二十五年左傳仲尼曰志有之

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言以足志云云

○修辭

易乾文言脩辭立其誠所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晉為伯鄭入陳非

○修辭

以居業也

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杜預注志古書

○修辭

經史通作脩

○尚辭

易繫辭易

○尚辭

有聖人之

道四焉以言者尚其

辭又禮表記有尚

○尚辭

辭字然與

此相矛盾

○於傳

○於傳

孟子梁惠王

有之

孟子梁惠王

○於傳

孟子梁惠王

○文學之

論語先進篇德

○文學之

論語先進篇德

科

論語先進篇德

○文學之

論語先進篇德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文學之

論語先進篇德



路文學子游子夏  
邢昺疏若文章博學  
則有子游子夏二人  
也然夫子門徒三十  
達者七十有二而此  
四科唯舉十人者但  
言其翹楚者耳或時  
在陳言之唯舉從者

○其謂之何禮禮

引師必有名人之稱  
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僖二十四年左  
傳先后其謂我何

舉一而廢百已見學

或好為剽竊傳  
會其文其陋

忌者云云歸震川袁石公筆排擊李滄溟王弼州為摸擬剽竊散見于各集○王守謙夾言古今文評奈何今人自白雪樓以後則人人

猶如是歟夫華言之可譯者意耳意之可

言者理耳其文采粲然者不可得而譯矣

故宋文之與俚言俚言其冗長脆弱之相

肖亦必從事古文辭而後可醫俚人之疾

是來喻所云適與不佞意同也來喻又以

二公為淺易亦唯人心如面非不佞所知

也不佞以為深足下以為淺其足下之以

多藉此文其陋藉音謝借也文去聲飾也

○是以摸擬剽竊云云○是乃當二公之時妒

歸震川袁石公筆排擊李滄溟王弼州為摸擬剽竊散見于各集○王守謙夾言古今文評奈何今人自白雪樓以後則人人

言秦漢矣不知國初之文骨穉而氣靡患人不讀秦漢以前之書近日之文神  
悍而意佻患入或薄秦漢以後之文元美暮年極喜歐蘇為大雅政以此耳不  
然拾得幾個左傳史記字面曰我能為周秦為西京也縱摹擬畢肖已為優孟  
之衣冠况猶然邯鄲之步里婦之鬻子若夫說文說字且能曰僻且欲駕秦漢  
而上之此文之妖也○明史文苑傳序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  
詩傲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  
明相倡和也歸有光  
頗後出以司馬歐陽  
自命力排李何王李  
而徐渭湯顯祖袁宏  
道鍾惺之屬亦各爭  
鳴一時於是宗李何  
王李者稍衰云云

○明以  
經義策士必以  
朱注○非此則  
不得第進士○

陋足下過取耳來喻又以摸擬剽竊病二



其文以八股云

云明史選舉志一諸生應試之文

通謂之舉業四書義一道二百字以上經

義一道三百字以上取善者明哲而已不

尚華采也○選舉志二科目者治唐宋之

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

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

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

制義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

公以古自古今自今立論是乃當二公之

時妒忌者之言也非足下之言也明以經

義策士必以朱注非此則不得第進士其

文必以八股非此則亦不得第進士是時

王之制也以時王之制故謂之今文非專

指韓歐也韓歐亦自稱古文其謂之今文

者自我言之也足下何不深考乎夫士之

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為名第之

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

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

第一為解元會試第一為會元二三甲第一為傳臚云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

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為第一場又三日為第二場

又三日為第三場初設科舉時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

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後頒科舉定式初場四書

義二道經義四道四書五經大全慶註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王古註

疏詩王朱子集傳春秋王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王古註

陳澠集說云云○禮王制大樂正論造士

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外諸司馬曰進士

鄭玄注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

受爵祿也○按八股之文如雙關法以承

提股下起中股中股

提起後股難在每股

起句兩兩相比而開闔故謂之八股

附錄標注下



時王

魏志王衛  
二劉傳評

衛覬亦以多識典  
故相時王之式

韓歐

韓退之歐陽  
永叔並已見

策功立名

二桓

年左傳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杜預注既飲置爵則  
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辱者勇之決也立名  
者行之  
極也

功令

紀功名之  
法令也

顯其父母

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千秋之志

謂不  
朽

猶如韓公

韓昌黎答李翊書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

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蒔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  
茂者其實速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  
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  
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  
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日然來矣其觀於人也  
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  
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乎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  
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  
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  
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  
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  
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  
藉此藉音謝  
○千歲之鐘  
期  
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  
峩峩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  
得之  
○孟子曰云云  
孟子告子篇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  
然云云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子服祭之服誦祭之言行祭之行是祭而已矣

○左則云云

此謂禮也故言左左右右

○宮

則云云此謂樂也故言宮宮也五音宮商角徵羽

○故孔子拱云

禮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

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蘭亭記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瑯聯美曾蕭散名賢雖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凝徽等四十餘人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蠶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

如其師而不敢違以分故孔子拱尚右則

門人亦拱尚右孔子謂之嗜學可以見已

習書者必摸蘭亭黃庭豈求為質乎學之

道為爾謂吾既得其心吾既得其理不必

拘其似不似者莊禪之遺也故方其始學

也謂之剽竊摸擬亦可耳久而化之習慣

如天性雖自外來與我為一故子思曰合

○蘭亭黃庭 事類全書引何延之

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

尚左

○尚左

○尚左

○尚左

○尚左

○尚左

○尚左

○尚左

○尚左

○尚左

○尚左

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

者其時迺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本終無如被禊所書者右軍亦自

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第五子徽之後掌其書

為蕭翼給而取之佩文齋書譜引停雲館帖陶隱居與梁武論書表云右軍

名蹟合有數首黃庭經曹娥碑樂毅論是也當時臨搨

偽寫已多况今日乎此刻尤有筆意真可寶也倪瓚

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

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達摩大師莊

子已後來中國弘其法故云後之禪家

○久而化之家

六本篇已見學則二

○習慣

如天性 孔子家語弟子

○故子 豈復有利害之切於己如鄉者所言明人



思曰合內外之道也

中庸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則物之宜也物子解唯誠可以內成己可以外成物至其既成則習以成性而內外一焉故曰合內外之道也○中庸作外內

○國字之

魏志武帝紀天子使御史大夫郝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

文本邦之○如贅旒然

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非裴松之注引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旒旒也以旒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十四年左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策名李善注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顯其

父母見○各從其云云

論語為政篇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鄉者所言明見學則一杰

○作者此謂文章家論語憲問篇字面○洛有伊原藏

其號齋曰慥慥平安人仁齋先生之長子資性孝友博覽強識繼家學有青藍之稱著述之富及三十餘部終身不仕六十七而卒葬小倉山二尊院先塋門人私謚曰○海西有雨伯陽姓揭氏氏雨森名東伯陽字號芳洲稱東紹述先生

馬侯為文學以詩文鳴于一世○關以東則有室師禮

東都人順菴門下高第初以經術仕于加賀侯○姓平氏氏室名直清師禮字號鳩巢別號滄浪稱新助

葆光自晦

莊子齊物論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林希逸注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佛骨爭臣

佛骨表爭○臣論並韓昌黎所著○本論

朋黨諸篇

本論三篇及朋黨論皆歐陽永叔所著○豪杰之士決不爾不佞雖寡交乎然以其

豈誑我乎

誰欺也○孟子滕文公篇周公豈欺我哉○下知有足下者自此書始是足下之葆光

○且何

自晦不競譽于時何其家風之未衰也是



得已云云見上

子好崇信周書

辭注崇信泰誓

篇崇信亦何甚

論語述而篇也

唯何甚擇言孝經口無

佛氏謂緇法

然法然上人名源

空美作人據無然

量壽阿彌陀觀無量壽三部經創立淨土宗為其祖日蓮

豈有阿時之心乎祇人安其所習其所不

習者怪而尤之亦常情為爾則足下以非

其所習而怪尤之先存乎中是以驟見妒

者之言以為當理而取之耳且足下所稱

佛骨爭臣本論朋黨諸篇皆爭論之言也

足下既以無爭心見告而其所愛乃爾者

不佞亦未知其何故也然其無爭心者豈

天子三賜號曰圓光東漸慧成大師

後宇多帝弘安五年示寂年六十二釋迦

釋迦譜釋及瞿曇利利皆其種姓異稱釋迦蓋其表號又按翻譯名義集本

起經翻譯釋迦為能仁本行經譯牟尼為寂默能仁是姓寂默是字

按景德傳燈錄釋迦牟尼佛姓利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以周昭王二十四

年甲寅四月八日生於天竺國利利王家作獅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尊我者

於弟子摩訶迦葉救阿難為副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往熙連河

側沙羅雙樹下宴寂年七十九諸弟子史張釋之傳臣恐天

以香薪茶毗之得舍利八斛四斗云從風而靡下隨風靡靡爭為口

辯而無耳食六史其言之如是已且何得已云者孟子闢楊

墨之言也而足下之為此言其崇信韓歐

比諸聖人之道亦何甚也亦不擇言之過

也世儒崇信程朱過於孔子猶之今佛氏

崇信法然日蓮過於釋迦豈不類乎足下

思之不佞僻情一病夫與世相遠所朝夕

鄉音雷同王符潛

夫論一大吹形百大吹禮曲禮毋勦說毋雷

秦此猶耳食傳

不能知味也傳

言俗學淺識舉而笑傳

耳食無異傳

不察其終始因舉而傳



同鄭玄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

○亦時運之使

然也物子自負之處

唯一二從游之士未嘗以勸人教人為事况與人爭哉而足下乃謂海內從風而靡者雖不佞亦怪焉豈耳食之士初未識不佞之所為學者傳響雷同歟不爾亦時運之使然也豈不佞之所能知哉亦惟人心如面陳所見以酬來意耳如其取舍足下裁之時暑涼雜至伏惟自重即月二十一日

○平子彬

見學則

○疇昔之論

禮檀弓疇昔之夜

○嗜學

見答屈景山書孔子拱尚

○或人云云

注右聞之先輩屈景山再貽書物夫子重申前論物子恐開爭端乃與子彬謀為此書使人傳視之于景山竟不作報而止云

○校

論語泰伯篇犯而不校朱子注校計校也

○嗷嗷

謹謹聲

○吾黨之士

論語公冶長篇吾黨之小

○盡我心

孟子梁惠

與平子彬書

王篇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言欲文

即見下

尚辭○脩辭

故不佞不敢與校之習殊則不能通不能

文以足言

並皆見答

通斯窒窒斯爭勢所必至惡其嗷嗷也足

屈景山書注

○言何以

下乃吾黨之士是以盡我心焉耳矣夫辭

云云禮表記是故君子服其服

與言不同足下以為一倭人之陋也辭者



則文以君子之容有  
其容則文以君子之  
辭遂其辭則實以  
君子之德

古之君子 孟子  
公孫

丑篇且古之君子  
過則改之

禮樂得諸身

禮樂記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又祭義君  
子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

足

下所稱

即謂昌黎也質勝  
以下乃物子語

無他已○乃積字成句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禮檀弓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質勝云云

論語雍也篇質勝文  
則野文勝質則史

野人云云

孟子萬章篇  
孟子曰否此  
魏文帝典論論文  
其體文以氣為主

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我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  
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見

同邪非邪

史伯夷傳天  
道是邪非邪

怒張喧噪

佩文齋書譜未帶論書世  
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  
禮月令廣義殺身四忌酒色  
財氣者言多言忘志爭鬪之  
類妄用

孟子浩

然心之氣 孟子公  
孫丑篇

則不是下玩之自見文章主氣發自曲是  
足下試觀不文其與韓歐洵軾同邪非邪  
故知古所謂氣者與足下所指殊也若必  
以怒張喧噪者為氣邪孔子以前無之故  
足下所言者乃世俗之言酒色財氣之氣  
也非儒者之言也孟子浩然之氣說之術  
也故古無之古曰仁者必有勇禮樂得諸



謙於心則饒矣  
子注公孫丑問而五  
子詳告之  
以其故也

○仁者云云  
論語

○強有力  
禮聘義

○禮至大禮也  
質明而

○始行事日幾中而後  
禮成非強有力者弗

○能行也故強有力者  
將以行

○根柢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木根柢輪困

○股  
詳于答屈景山書

○刺謬  
司馬遷報任安書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身謂之強有力豈別有養氣之方乎又以

韓歐之文為根柢六經者大謬矣但韓歐

喜用道德仁義之字辨析是非耳必以此

為根柢六經則明人經義八股愈於韓歐

遠矣朱子語類更為勝之且詩書禮易春

秋何嘗有之乎是皆足下理學所錮不覺

其言刺謬至此已世儒醉理而道德仁義

○明人經義八

○理學所錮  
錮與

○道德仁義  
曲禮

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德仁義字六  
經不多有轉歐以下朱子語類等為最多○天理人欲  
詳于答安濬泊書  
天理人欲及人欲

○便生嘔噦  
嘔音謳噦一決切氣逆而吐也○方今之學者讀此等  
語愛其豪壯不識禪禪所謂言佛三日漱之類也而茫

乎不道道德仁義天理人欲之為何物也○關關雎鳩  
詩周南關雎篇關  
雎雎鳩在河之洲

○柳下惠云云  
孟子公孫丑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憊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然○根  
與之借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亦不眉去已

○所  
本根來

○天理人欲衝口以發不佞每聞之便生嘔  
噦乃彈琴吹笙否則關關雎鳩以洗其穢

於是又愧柳下惠之不可及已足下疇昔

之論不佞一一了了然不逐句為之辨特

發其根由以使足下思之足下乃謂不佞

附錄卷下



天地詩王風黍離  
此何人哉毛  
傳悠悠遠意

不達又何弗思也非不佞之不達也足下  
之不達也所引經文其義皆差行將知之  
故不復辨足下曰不得已已亦不思已思  
則已矣悠悠天地有何急遽足下乃爾不  
備

又

又

○強詞軋理上強

古無文人論甚佳然終是強詞軋理宋人

○道學先生已

○修辭○尚辭○於傳有之並

○孔子曰云云

襄二十五年左傳已出答

○詩三百

論語為政

三百一言以蔽之

○刪詩孔安國尚書序先君子生於周

○非芟三千

史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在唐故

○田峻詩幽風

田峻至魯類耳世道學先生率藉此以文其陋足下

峻田大夫也過取爾修辭尚辭於傳有之孔子曰言以

達疏以周禮無田峻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又

正職故直云田峻田曰詩三百與今存者其數適同故知刪詩

大夫春官籥章掌擊者乃刪潤字句之謂非芟三千也不爾田

土鼓以樂田峻鄭司峻紅女之言豈若是其美乎孔門弟子唯

農云田峻古之先游夏文見存子游作禮運其稱言偃者自

○游夏文見

附錄



存

按孔子家語弟子解及史仲尼弟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歲孔子沒後教授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子夏作儀禮喪服傳及詩大序等○禮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見存賢通反去聲下見於注同○鹵菴治民焉勿滅裂陸德明音義鹵音魯菴莫古反又如字郭云鹵菴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也司馬云鹵菴猶鹿粗也謂淺耕稀種也○四科已出又見下○史遷既稱注○通經

稱詞明甚世儒鹵菴不深考其然也四科

稱文學豈非善文章邪若謂通經則德行

政事言語不通經而能乎史遷既稱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可見已故予嘗斷論

語原思琴張作何者它家語諸書所載孔

子言比諸論語不甚雅馴乃載筆者有工

拙耳且載筆之與矢口不同驗諸今可見

鹵菴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菴

史遷○史遷

既稱云云

史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仲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乃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羣弟子之言附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按家語弟子解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斷去聲○原思琴張徵祗

○雅馴史五帝本紀贊百家

言黃帝其載筆

禮曲禮史載筆士載

言鄭玄注謂從於

會同各持其職以待

事也筆書具之屬言

何辨乎載筆者兼以目眎豈不辨乎且六

藝各有事事不爾有德者不學其事能乎

故有德者有言非是之謂也足下之援此

不佞故以為強詞軋理也大氏古今人不



謂會同盟要之辭  
孔穎達疏史謂國史  
書錄王事者王若舉  
動史必書之王若行  
往則史載書具而從  
之也○按此云載筆  
者謂載之於  
筆以書錄也○矢  
口 矢陳也○揚子  
方言五百篇聖  
人矢口而成言肆  
筆而成書

甚相遠今之所有古亦有之豈若今道學  
先生所言邪夫賦者古詩之流也然辭賦  
興而文章之道濫矣階設科舉而後世無  
不文之儒然濫亦益甚也觀其濫而欲掃  
而除之亦懲羹吹冰耳足下思之它面晤  
不備

且六藝各有事事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史曹相國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  
參不事事 注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  
○有德者有言 見已  
○夫賦 李善注

者古詩之流也 班孟堅兩都賦序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二曰賦故賦為古詩之流也  
階設科舉 階書場帝紀大業元年七月景子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  
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寔微

漢採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  
鬻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為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制錦操刀  
類多面牆上陵下替網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  
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經講信修睦敦獎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  
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精  
墳學行優敏堪應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品能擢以不次若研精  
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外朝並量集給祿夫尚  
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  
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又大業三年夏四月甲午詔曰天下之重非  
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畧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  
收採幽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云云祈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  
蔽賢居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寘薄夫孝悌有聞人  
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絜所以敦貧厲俗有益風  
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  
堪將畧則授之以禦侮督力驍壯則任之以九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衆  
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  
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  
外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  
惜誦懲於羹者而吹整今何不  
變此之志也○整音躋道菜肉  
○面晤 詩陳風東門之池篇可與  
晤語 鄭玄箋晤猶對也



對西肥水秀才問

承問先王之教不過詩書禮樂各成其

西肥水秀才

德各達其材而後世經生文士之習與此

相反治教異撰儒吏殊用此自足下卓見

深愜鄙衷不佞中年始祛舊習足下妙齡

既能言之何其有智無智相校之至此也

後生可畏豈不信乎不佞謂孔門四科亦

俱殺盜共傷而死

齊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高第明經

李周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

達其材

經生

文士

撰

卓見

有智無知云

鄙衷

祛舊習

妙齡

有智無知云

云

蒙求楊脩捷對注引何氏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

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妙字

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壘曰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

十里○校校

○後生可畏

論語子罕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四科

有長政事者焉有善文學者焉人之材豈

與後世殊哉各以性異是正所謂成德達

材者而其學一在詩書禮樂是其與後世

殊也蓋古之學者皆以禮樂成其德均之

君子人也而其政事文章皆繇詩書出所

以不悖聖人之道也秦漢而下以郡縣代

封建以法律代禮樂其言吏治者亦孰不

而下云云



諸侯分天下為三十  
六郡置守尉監漢高  
祖亦據秦制但封子  
弟為諸侯王○封建  
郡縣之制詳于曹元  
首六代論陸子衡五  
等諸侯論及柳子厚  
封建論○史始皇本  
紀丞相李斯奏請天  
下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云云若欲有學法令  
以吏為師  
制曰可  
○吏治  
史酷吏傳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  
緣飾史平津侯傳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  
漢初定法三章後雖  
稍益而其綱尚疎矣

援經術而郡縣之治凡百制度不與古同  
而先王之道不可用故亦僅用以緣飾吏  
術云爾豈能法先王哉祇漢法尚疎濶吏  
多得便宜從事為近古也隋脩宇文周之  
律唐宋明皆因之申韓之法至是始臻其  
極夫復讎者先王之道也律無之可以見  
已此後世吏治經術所以歧為二途者昉  
○經術隋書煬帝紀  
○凡百詩小雅巷伯篇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漢法尚疎濶漢書汲黯傳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

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又龔遂傳宣帝即位  
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以龔遂為渤海太守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隋脩宇  
焉○又朝鮮傳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隋脩宇  
文周之律按北史後周姓宇文氏宇文泰之子覺受西魏恭帝禪稱周天  
贊子闡禪位於相國  
隋王楊堅是為隋高  
祖文帝○北史後周  
武帝保定三年二月  
庚子初頒新律○隋  
書高祖文帝紀開皇  
元年十月戊  
子行新律  
○唐  
高祖姓李氏諱淵宗  
叔德仕隋煬帝乘煬  
帝亂興兵定天下受  
恭帝禪國號曰唐

於秦漢成於隋唐也文章亦然禮樂亾而  
言不君子漢承楚風辭賦始盛迨於五胡  
猾夏而古今之言遂判佛老清談乘之士  
遂鄙經術而事辭藻隋因之設科舉而下  
迨宋明士非此不得顯仕中間雖韓愈倡  
古文程朱二公倡古學亦皆以今言視古  
言而郡縣法律科舉者時王之制也不可  
○宋○明并見



○申韓見學

得而違焉人生其世耳目為積習所錮則

夫復讎者先王

經術吏治文士武人至今不可得而合焉

之道也律無之

要之其德與材不從詩書禮樂來而經術

云云禮曲禮父之

政事文章皆與世推移滔滔乎莫能返故

天兄弟之讎不反兵

也士之生於今禮殘樂亾無如之何苟非

交遊之讎不同國

聖人復生孰能制作故學者唯能涵濡于

○韓昌黎復讎狀右

詩書與禮優游厭飲久而化之習以成性

伏奉今月五日勅復

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讎

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

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

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

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

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以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

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

辭也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土殺之無罪言將復讎

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

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

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

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

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凡有復讎者

事發具其事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謹議○北史後周武帝保定三年夏四月初禁天下報讎犯者以殺入論○宋

刑法及明律無復讎條○今按物子意謂律所以無復讎條者乃以其法峻網

密而有司無淫刑濫殺且百姓相殺

○岐也○昉音傲始也○漢承楚風

者吏執而殺之終莫有幸而免者也

○五胡猾夏晉惠帝末劉淵僭號稱漢

文心雕龍通變二十九暨楚之騷

至曜改稱趙是爲前秦武帝

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

晉元帝時石勒稱後趙成帝時慕容皝稱燕穆帝時苻健稱秦是爲前秦武帝

時姚萇稱秦是爲後秦以上五國皆胡種故爲五胡○虞書舜典蠻夷猾夏

孔安國傳○佛老韓昌黎原道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



問甚 ○清談 袁粲  
盛 ○清談 世說  
新語序 晉人 語言簡  
約 玄澹 爾雅有韻世  
言 江左善清談 今閱  
新語 信乎其言之也

辭藻 文辭曰  
辭也 禮樂事也 義存乎辭 禮在乎事故 學

科舉 見已 ○時王  
問之要 卑求 諸辭與事 而不高求 諸性命

見已 ○要 平聲 ○與  
之微 議論之精 則有所憑據 可識後世 紕

世推移 屈原漁  
父曰 聖人不凝滯於  
物 而能與世推移

優游厭飲 詩大雅卷阿篇 伴與爾游矣 優游爾休矣 ○杜預春秋序 優而  
柔之 使自求之 賢而飲之 使自趨之 釋文 饜於艷反 飲於預

禮殘樂止 見學則  
三及七 ○聖人復生  
制作 禮樂記 王者功成  
作樂 治定制禮

習以成性 商書大甲篇 習與性成  
孔安國傳 將成其性

德慧術知 出學  
則 ○

傳曰 中庸天命之謂性 朱子注 命  
猶令也 性即理也 天以陰陽五

然莫有底止耳 然世自好者 多謂古自  
今自今 何必學古 自以為達 殊不知古有

聖人而 今無聖人 則其所為 今誠弗誣

而其能 弗悖聖人之道者 吾未之信 其人

自以己之心 斷之 謂是弗悖 古聖人 則其

人自以為聖也 豈不妄乎 乃溺其所習 往

往乎 語之不能通 故不佞未嘗為人言之

也 往往猶言有  
時也

反 ○厭 與 通 ○習 以 成 性

羽俗 漢劉向楚辭九歎 惜賢切 渙 澆之流俗 兮 王逸

詩書云云 傳二十七年左傳出 詩書禮樂注 ○性命 中庸天命之謂性 朱子注 命

行化生 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 云云

○泛然 縱意 ○底 今自今 何必學古 自以為達 殊不知古有

止 則 出學 ○世自 聖人而 今無聖人 則其所為 今誠弗誣

好者 孟子萬章篇 自黨以成其 而謂賢者為之 乎

君鄉黨 自好者 不為 趙岐註 鄉黨 邑里 自

喜好名者 尚不肯為 也

○往往 猶言有  
時也



○符叶合

惡爭也今足下所見與不佞符故詳言之

○樂正四術四

教禮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

○承問禮樂古未必有書以樂正四術四教證之是亦卓見足破後世膠固之習不佞嘗謂四教云者詩則諷詠書則誦讀禮則節文度數樂則歌舞八音其為教各別而大非後世專以挾策為教者比後世乃

○膠固膠粘著也固執滯也爾雅釋詁劫鞏堅篤擊虔膠固也

○節文度數從字而解意即明矣

○挾策莊子駢拇篇則挾策讀書林希逸注挾策即執卷也策策通用

○詩為勸善云云朱子詩經序則

○金聲玉振云云孟子萬章篇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專以讀書講理為學故其於四者亦皆以讀書之法求之所以不得先王教法之妙也如以詩為勸善懲惡之設以金聲玉振

○文武

之道云云論語子張

孔子以前則詩存人口禮樂皆以人傳之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在人是也是皆未嘗有書者審矣而禮之有書自孔門始



墮地而在人本集作  
未墮地而在人皆非  
今按論語數本因而  
改但此方刊本有無  
於字者以不通華  
音直讀而失也

禮之有書曰云云

戴記 禮雜記恤由  
之喪哀公使

孺悲之孔子學喪  
禮士喪於是乎書

鄭玄注時人轉而僭  
上士之喪禮已廢矣

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注

子蓋不取鄭玄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注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喪服公食大夫禮覲

禮士喪禮既久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

三百威儀三千 注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

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舉成數是也威儀三千

其事見戴記今觀儀禮十七篇直錄升降

進退器數之詳而未嘗言義理迥異於後

儒所見則所謂禮經者真耳以此推之樂

亦譜已祇古譜亡失故謂樂亡者不可謂

非也詩亦至孔門始載諸簡策書則史官

所錄自古有之蓋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

得專書名論語易傳左氏戴記家語孟荀

儀禮十七篇 禮士相見禮

禮經 漢藝文志

禮士相見禮 故曰禮經

禮士相見禮 故曰禮經

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

記題下疏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

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

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

史官所錄 孔穎達尚書正義序夫書者人君辭詔之典右史記言之策

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

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謂之十翼又謂之大傳漢以來先

儒皆以為孔子所作更無異論

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

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

○孟 孟子 荀 按史荀卿傳荀卿趙人年五十游學於齊襄王時荀卿最

申君死而荀卿廢於是推儒墨道德

之行事與壞序列著荀卿子數萬言

○晏墨 晏子墨子 並已見

○紉書為古史 劉氏鴻書六十六書者起五帝

紉第二書非艾三千注

紉書為古史 劉氏鴻書六十六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

紉書為古史 劉氏鴻書六十六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



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徵書謂尚書孟子盡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書道政事故子  
路云爾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不識古言也○見行莊子無政宗○易傳曰書不盡言云云  
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和鼓之舞之以盡神○孟子

曰盡信書 盡心篇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  
年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杜預注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  
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 杜預注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  
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士子 士君 ○莊子經解 莊子天下篇詩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 ○周禮  
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陸德明音義道音導名分扶問反 ○周禮

則周官 周禮記周三百六十官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 注王莽時  
○又百官表周官則備矣 注師 ○左氏所稱禮也 隱六年左傳冬京  
古曰事見周書周官篇及周禮也 杜預注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  
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杜預注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  
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 ○又八年傳齊人卒

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杜預注會溫不書不  
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 ○又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玉禮也 杜預注  
言鄭伯不以執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 ○以下左氏禮也不可勝紀且亡一有  
作是禮也者也而原本及本集并作是禮也者蓋因論語子聞之曰是禮也而  
訛也今乃削是字顧  
物夫子胃藏二酉誤  
記問有校者不得  
弗執其咎耳

泥 去聲滯而不  
通也下同 ○  
五禮 周禮地官大  
司徒之職以  
五禮防萬民之偽而  
教之中 鄭玄注鄭  
司農云五禮謂吉  
凶賓軍嘉  
六樂 又地官大司  
徒之職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教  
之和 鄭玄注鄭司

為古經豈容疑乎足下紕詩為琴歌紕書  
為古史詩乃彈琴可歌書亦史官所錄豈  
足以此病二者邪至於以書為文字之學  
則大不然矣論語曰何必讀書易傳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  
乎孟子曰盡信書豈可以文字之學為書  
哉如易春秋則觀韓宣子之言乃魯國所

付錄標注下  
三十三

付錄標注下  
三十三

付錄標注下  
三十三

付錄標注下  
三十三

付錄標注下  
三十三



農云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乃大司徒云

云又地官大司徒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其所教

○其意考于戴記自明矣

曲禮禮運諸篇之說禮樂記之論樂皆不在於五禮六樂之限○二禮周禮儀禮禮記

傳故孔門傳之而其實非樂正四教廣被天下者比故論語孟荀晏墨諸書不多引

用其非士子通用者審矣足下之疑莊子

經解之言亦與不佞符周禮則周官然禮

之體統甚大而凡先王所以經紀天下全

在此而道之大禮盡之矣左氏所稱禮也

之類可以想焉世儒泥五禮六樂之言而

止以吉凶軍賓嘉為盡乎禮殊不知五禮

六樂乃大司徒所教之日非盡乎禮也此

意考于戴記自明矣以此觀之周官之為

周禮亦古言無疑不佞之求古必以事與

辭事則莫詳於三禮故不佞以為士不通

三禮不足以為好古也

○左傳魯左史作非丘明明儒亦有此說

四書人物考左

丘明楚左史侍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圖史合攷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論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折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詳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構過矣鄭夾滌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



居子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亦自相矛盾。手及觀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於滇，何稿於神，蟠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

○丘明作左傳云云 史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論語左丘明云云 公冶長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耻之。匿然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

○韓愈浮誇 韓昌黎進學解：春秋謹言，左氏浮誇。

○韓祖孟子務去陳言 韓祖孟子務去陳言，韓退之作古文達意之文，矯六朝駢麗之弊。故物子曰：祖孟子。○韓昌黎送王墳秀才序：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云云。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昌黎答李翊書：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晏乎其難。○宋儒皆韓奴隸，故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去上聲。

○樂記 禮記篇名。

○易傳 見禮運。

○禮運 與平子彬書。子游作禮運。

字彙奴隸，古罪人。周禮其奴，男子入于。○所謂巧言云云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巧言亂德。

○拙戾 相乖違也。

○竊比云云 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

○我與爾云云 論語述而篇子曰：我欲夏禮，先王未可也。○我欲春秋，先王未可也。○我欲夏禮，先王未可也。○我欲春秋，先王未可也。

○我與爾有是哉 論語述而篇子曰：我欲夏禮，先王未可也。○我欲春秋，先王未可也。○我欲夏禮，先王未可也。○我欲春秋，先王未可也。

○吾為爾宰 論語述而篇子曰：我欲夏禮，先王未可也。○我欲春秋，先王未可也。○我欲夏禮，先王未可也。○我欲春秋，先王未可也。

○斷哉宋儒皆韓奴隸 其所見正同，以不佞觀之，所謂巧言者，乃變亂是非以惑聽者之謂。吾未見左傳有之，孟則有之，大氏古來所傳，丘明作左傳之類，存之何害。強辨



于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注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意同也○原本及本集作願為之宰按家語文蓋有願意然今改○自

非丘明匹矣才秀

蓋左丘明取之丘亦恥之與竊比於我左彭相比類故物子辨其不然云爾

○好樂

孟子梁惠王篇王語異以好樂

○推覈

覈音核推考使實也

○夏書曰云云

論語堯曰篇徵夫唐虞夏之道一矣故左傳呂覽合稱二典三謨為夏書○虞書舜典詩言志歌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孔安國傳謂詩言志以導

之歌咏其義以長其言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釋文亦徐音詠又如字

後世以尺度累黍求之

蔡西山律呂新書審度第十一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子穀一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九十分為寸十分為寸十分為尺十分為丈十分為引數

○準

度也則也

始於一終於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又律呂新書造律第一國朝會要曰古者黃鐘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于黃鐘至晉階問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云云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今以尺而生律○今本邦所傳黃

以失也今本邦所傳黃鐘乃古黃鐘誠如足下之言樂家有譜試唱之則知人口中之音最濁者為黃鐘何必紛紛如三分損益亦大槩言之何則必以耳聽乃定也如後世以尺度截律管必有毫忽之數目不能睹刀不能截將何益乎故古來大槩言之者反臻妙理也如蔡西山變黃鐘亦



鐘云云 物子樂律考 本邦之樂受諸華夏其在唐以前具如樂制篇所述但樂律與東魏及明制符合東魏則朝聘弗通莫由傳習明則室町氏時亦嘗一二修貢未聞其有律學者然伶工獲其律管私相傳受謂為本邦舊制亦未可知也而今定以為周漢遺音隨已前所傳而第八黃鐘調聲即周漢黃鐘者其證有十以名末實其相傳謂為黃鐘調者今樂工有天王寺卜部兼好徒然草稱天王寺鐘中黃鐘調樂工以為準而黃鐘十二律之根本可以為律準若其為林鐘何以為準是證二古昔聖人造律時本諸人聲制樂時亦以歌聲為主八音佐之今求諸人聲本邦樂家唱譜其聲古來相承一定不易是歌聲雖亡實存譜中其譜笙則最濁黃鐘調聲次

妄說何則律有十二者以隔八相生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也若以變黃鐘則其數至數十百千萬莫有底止其以為十二者非自然之數矣其誤起自不識圍數已又如本邦一越最長則有說存矣古歌吹殊調歌黃鐘必吹一越故堂下樂以為記號後人不識直以為律名故爾樂家此類極

盤涉聲次神仙聲次鳳音次一越次平調次龍吟次雙調次鳥鐘次極清黃鐘調聲以極是黃鐘調聲濁有清聲它律則否笛則最濁至雙調而止清聲至盤涉聲而止是倍律二半律二蓋自此而上下實不無聲所謂按不下揭不起者故中聲如此而已今以黃鐘調聲為周漢黃鐘則與古樂唯黃鐘有清者合焉是證三云云是證十證既得黃鐘乃定黃鐘定而十二律皆得矣

○二分損益

|   |    |            |    |
|---|----|------------|----|
| 律 | 黃鐘 | 九寸         | 十月 |
| 呂 | 太呂 | 八寸四分二釐七毫十月 |    |
| 律 | 太族 | 八寸         | 正月 |
| 呂 | 夾鐘 | 七寸四分九釐二毫二月 |    |
| 律 | 姑洗 | 七寸一分一釐一毫二月 |    |
| 呂 | 仲呂 | 六寸六分五釐九毫四月 |    |
| 律 | 蕤賓 | 六寸三分二釐五月   |    |
| 呂 | 林鐘 | 六寸         | 六月 |
| 律 | 夷則 | 五寸六分釐毫七月   |    |
| 呂 | 南呂 | 五寸三分三釐毫八月  |    |
| 律 | 無射 | 四寸九分釐毫九月   |    |
| 呂 | 應鐘 | 四寸七分釐毫十月   |    |

律呂新書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漢前志曰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太呂三分太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律書曰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一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二其法假令黃鐘九寸下生則倍其實為一尺八寸三其法乃為六寸而得林鐘林鐘六寸上生則四其實為二尺四寸三其法乃為八寸而得太族他皆倣此○律如後世以尺度云云書即史記律書



律呂新書造律第一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柷黍則尚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安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柷黍中者實其輸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柷黍則得之矣○又引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已正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鐘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餘皆稍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物夫子之說與蔡西山此等之說全相似矣

○毫忽 律呂新書引孫子算術曰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釐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寸云云

○蔡西山變黃鐘 按宋史儒林傳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登西山讀書朱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後以學誦道州卒謚文節學者稱西山先生所著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琴虛培要共範解八陳圖說喜為之序子淵沈淵有周易訓解沈著

○律呂新書有變律第五○又八十四聲圖第八有正律變律

八相生 虞書舜典律和聲大全新安陳氏曰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以明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皆左旋隔八律而相生黃鐘為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鐘為徵三分

損一其長六寸林鐘隔八上生太簇為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三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律則餘分參差不齊矣云云○隔八實隔六也已詳于上三分損

益注 ○終而復始云云 已見答安 澹泊書注 ○圍數 律呂新書律長短圍徑之數十二律之周徑云云即胡安定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圍 ○本邦一越最

長 本邦伶工家所傳十二調一越為黃鐘斷金為太呂平調為大簇勝絕為為夷則盤涉為南呂神仙為無射上無一名鳳音為應鐘○物夫子所改定十

二調一越為仲呂斷金為蕤賓平調為林鐘勝絕為夷則下無為南呂雙調為無射應鐘為應鐘黃鐘為黃鐘響鏡為太呂盤涉為太簇神仙為夾鐘上無為姑洗○物子樂律考乃知後世琴法不傳歌奏異均之法廢絕樂家單傳奏聲誤以一越在宮絃謂為黃鐘平調在商絃謂為太簇雙調在角絃謂為仲呂黃鐘在徵絃謂為林鐘盤涉在羽絃謂為南呂者理所必有也若或不然笙笛琵琶譜字皆互換母子以相令焉則

○古歌吹殊調云云 ○堂下樂云云 此亦當然此其錯稱適足為證 禮郊特牲歌者在堂匏竹在下賁人聲也 孔穎達疏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也以祭地示云云○物子樂律考古樂歌奏異均歌母則奏以子和之歌子則奏以母和之



琴乃兼應歌奏所以  
散聲奏以實聲所以  
為堂上樂也○本文  
之古乃我古也我古  
者與彼古同歌奏異  
均今歌聲不傳久矣  
歌吹之

也傳二十五年左  
傳大有去睽而  
復亦其所也杜預注  
乾尊離卑降尊下卑  
亦其

○未之學

論語衛靈公篇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臆  
敬授人時分命義仲宅  
厥民析鳥獸學尾申命  
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  
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  
在朔易曰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

○臆

曾臆也

○堯命羲和云云

虞書堯典乃命羲和欽  
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

多不足怪已既以一越和黃鐘則其管最  
長亦其所也曆不佞未之學然以臆道之  
古法必簡易觀於堯命羲和分處四方以  
親驗合不隨而改之不亦簡乎後世必求  
以法盡之然愈精愈舛者以其人所推驗  
不過三四十一年之久耳必得數百千歲之  
壽目擊親見而後得其梗槩此乃世所無

民與鳥獸絳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  
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合一不與否同  
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日下別序之

○目擊

莊子田子方篇仲尼曰若  
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梗槩

劉勰都賦義激毫毛然成梗  
概○梗概大略也作梗槩同

○授時曆

授時曆議上下及授時曆經上下皆在于元史曆志○未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詔頒授時曆

之能信

論語公冶長篇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又公冶長篇子路有聞未之能信

天經或問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日躔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星之餘分  
日已至而星略移于東似日退而實星進焉故每歲常移於東之分秒以過其  
元界謂之差也游燕曰古今謂不及餘分者是日躔其界星則過之是以過為  
不及也非日不能及星度也○明記事本末修明曆法記武宗正德十五年鄭  
善夫奏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  
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二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敬定  
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審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  
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月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絲忽此所宜定  
也○日月有盈縮一年而復初云云  
元史曆志授時曆議上日行盈縮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



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若云夫陰陽往來馴積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強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云云。○又授時曆議上，月行遲疾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九分度之七，云云。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曆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為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為益末為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于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從是漸殺，歷七日止，行十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行十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舉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云云。○本文盈縮兼遲疾言之，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周天日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四十六分，而一周天此蓋又自上并論日月盈縮。○如歲差安知其來故合日月以言一年而復初，文勢即不得不然矣。

非天之盈乎

天左旋日月五星溯而右轉，右轉自西而東也。左旋自東而西也。蓋天運過而日行不足，故以為天之盈也。

自堯至今日人目其盈云云

明紀事本末脩明曆法記，世宗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監事華相言，夫曆數之與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于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十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云云。○又脩明曆法記，神宗萬曆二十三年，鄭世子朱載堉上疏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云云。○何則天

地日月皆活物也

護園隨筆，天地為活物，人亦為活物，故天地之道生生不窮，而事物之變亦相倍蓰，相十百千萬，不得而殫焉。

授時法已往

故堯典聖人之智，乃為至矣。授時曆世所

歲增一將來歲

推崇然僅以三四十年的推驗者，與它曆

減一

此與上日月盈縮及歲差同，是以不佞未之能信，如歲差古來未有

定數以不佞思之日月有盈縮一年而復

家所謂推步消長也。



消長百年為一分一  
歲則一秒也○元史  
授時曆經上推天正  
冬至置所求距第以  
歲實上推往古每百  
年長一尺下推將來每  
百年減一尺乘之為中  
積加氣應為通積滿  
旬周去之不盡以日  
周約之為日不滿為  
分其日命甲子算外  
即所求天正冬至日  
辰及分如考者以  
氣應減中積滿旬周  
去之不盡以減旬周  
餘同上

○技  
藝也又  
方技也

初故曆家能言之如歲差安知其非天之  
盈乎自堯至今日人見其盈而未見其縮  
安知數千歲之後必不縮乎何則天地日  
月皆活物也又授時法已往歲增一將來  
歲減一吾不知數千萬年之後算盡時何  
如也大氏不知其始不知其終吾處其中  
間以蟬蛻之年量之其愈精愈舛者以此  
○承問書數二技誠民用之大者如足下  
之言但六藝之書識字形與音耳豈後世  
書學者流比哉然禮樂主觀美考工記所

所錄皆言下

聖正貝言

○六藝之書云云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考工記周禮冬官司空之篇七漢興以

古之考工記補之

○鐘簾

考工記是氏為鐘鐘狀如今之鈴不圓

○鐘鐘同○又考工記梓人

為荀慮鄭玄注樂器所縣

○媿

與美同

○博古圖宣和博古圖三十卷有昭武黃伯思本及

廣陵于承祖本

○鼎彝

載鐘簾諸器亦欲精工則字形媿惡古亦

○篆籀

見學則當論之定其工拙是常情也不佞觀博古

○近體

律詩絕句圖所載鼎彝古文其古雅不可言較諸後

李杜

世名書家篆籀迥別譬諸近體李杜詩與

大白蜀人少喜縱橫

三百篇非不美矣只好尚不同耳如字學

術擊劍為任俠更容

者流不佞所惡也其辨正偽覈偏傍甚拘

任城天寶初至長安

矣甚者如正字通諸書乃至於止注譌字

賀知章見其文歎曰

子謫仙人也言於玄

宗召見奏頌一篇有

寸象西王

四十一



詔供秦翰林失意于  
 貴如還山祿山反明  
 皇在蜀礼王璘為  
 府僚璘敗流夜郎會  
 赦還尋陽依李陽冰  
 年六十四而卒集二  
 十卷 ○杜甫字子  
 美襄陽人玄宗朝甫  
 奏賦三篇帝奇之使  
 待制集賢院數賦  
 須因高自稱道肅宗  
 立拜右拾遺坐房琯  
 事貶會關輔饑輒棄  
 官客秦州負薪採橡  
 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往來梓夔間大  
 曆中客耒陽卒年五十九集六十卷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  
 推李 ○三百篇 詩三百  
 杜云 ○三百篇 已出 ○偏傍 字偏傍本不分左右或曰偏或曰傍但  
 清廖文英百子做明梅  
 誕生字彙著正字通 ○魏校六書精蘊 明魏校字莊渠據  
 元周伯琦六書正

而不注為何譌字字音轉者亦以己心掃  
 而去之是安在其為字書乎魏校六書精  
 蘊以點畫說性命之理鑿哉是皆不識六  
 書本旨者其陋可醜數學亦不佞未之學  
 然觀於今數學者流設種種奇巧以誇其  
 精微其實無用於世故知古法必簡也且  
 如圓率乃積方以測之雖積至數萬亦有

○醜 可惡 ○種種 猶物物也昭三 ○圓率 率音 ○積方以測云云 固陋也

○六書本旨 周禮地官保氏五曰六書鄭玄注六 ○陋 固陋也

○清人獻朱載堉樂書 時清南京賈

○禮周髀 按周禮無周髀字面大司徒之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也則物夫子之所以謂周禮周髀歟 ○又按李籍周髀音義髀步米切周髀等

經者以九數句股重差算日月周天行度遠近之數皆得於股表即推步蓋天

之法也髀者股也以表為股周天曆度本包犧氏立法其傳自周公受之於大

夫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周髀算經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

趙君卿注神州之土方五千雖差一寸不出畿地之分先王知之實故建王

國髀者股也正暑者句也注以髀為股以影為句股定然後可以度日之高遠

正暑者日中之時節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注候其

影使表相去二千里影差二寸將求日之高遠故先見其表影之率 ○又周髀

算經有方圓圖注此言求圓於方之法 ○物子量考李治解周禮之文為算法

之辭其說謂臬氏之量其形實圓等圓之法必置方其中由此起算周徑自得



大氏萬物之狀方可  
等而圓不可算故以  
方起算是古法也云  
云是徑壹尺得周參  
尺壹寸肆分貳釐陸  
毫玖絲陸捌零伍貳  
肆云云

數萬微塵弧不入算豈足為圓率哉往歲  
清人獻朱載堉樂書 朝廷俾不佞考閱  
中有圓率本諸周禮周髀其法如可據然  
未審其如何

○孔子孟 孔子孟

○承問孔孟之稱是宋儒所初也韓愈始

宋儒所初 初音

尊孟子然尚猶以荀揚並稱至於宗儒躋

造也宋儒所 初音

其人於孔子媿其書於論語而孔孟論孟

愈云云以荀揚並稱

韓昌黎讀荀子大子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  
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者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其辭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在軻雄之間乎  
云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荀卿已見○按漢書列傳揚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之無儻石之儲晏如也雄擬周易草太玄又擬魯論著方言○

躋 杜預文二年左

○孔孟

朱子孟子注引揚氏曰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  
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

進必以正以至終

○論孟

朱子大學注引程子曰獨  
道統 朱子中庸序

不得行而死也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云云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武之為君臯陶伊尹禹湯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  
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此時見而知之者  
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  
異端起矣云云自是而不再傳以得孟氏云云程夫子兄弟者

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蒙引道統以傳道言 倣浮屠 倣  
見答屈景山書注○按景德傳燈錄七佛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  
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以正法眼藏授第一祖摩  
訶迦葉第二祖為何難自此相傳至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達磨齊佛衣來中  
華而法傳佛衣為真印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第三十  
一祖道信大師第三十二祖弘

○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 孟子公孫  
悉大師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丑篇或問

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趙岐注曾西曾  
子之孫先子曾子也○子路出學則○按史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

子路出學則○按史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

子路出學則○按史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

子路出學則○按史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



與少孔子四十六歲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故授  
○躋曾子四  
而道統之言古無之毋乃倣浮屠乎夫子

云云 按明史禮志至  
聖先師孔子廟  
祀漢晉及隋或稱先  
師或稱先聖宣屋宣

父唐諡文宣王宋加  
至聖號元復加號大  
成云云○又禮志世  
宗嘉靖九年遂定制  
殿中先師南向四配東西向稍後十哲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  
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顏孫子師皆東西向兩廡從祀先賢澹臺滅  
明必不齊以下弟子先儒左丘明公羊高以下凡九十一人○又禮志英宗正  
統三年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尊倫  
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哲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  
抑恐神不自安况叔梁紇元己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  
父俱封公惟伯魚子哲仍侯乞追封公爵借類孟父俱配啓聖王殿帝命禮部  
行之○物子論與之相肖○按禮志及會典祀儀世宗嘉靖九年釐正祀典沿

則謂之僭妄已

其享諸後儒乃以己之心黜陟古人不佞  
子路廊廡鄉黨尚齒學校序齒曾子之神

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為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  
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先賢  
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鄉黨尚齒云云 漢食貨志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稱先儒某子之位云云 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  
五州為鄉 尚崇也貴也與上同○禮祭義昔者有虞氏貴富而尚齒夏后氏  
貴爵而尚齒○孟子公孫丑篇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禮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  
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  
父在則禮然然而 黜陟 尚書舜典三  
衆知父子之道矣 考黜陟幽明

學則并附錄標註下 畢

刊徂來先生學則并附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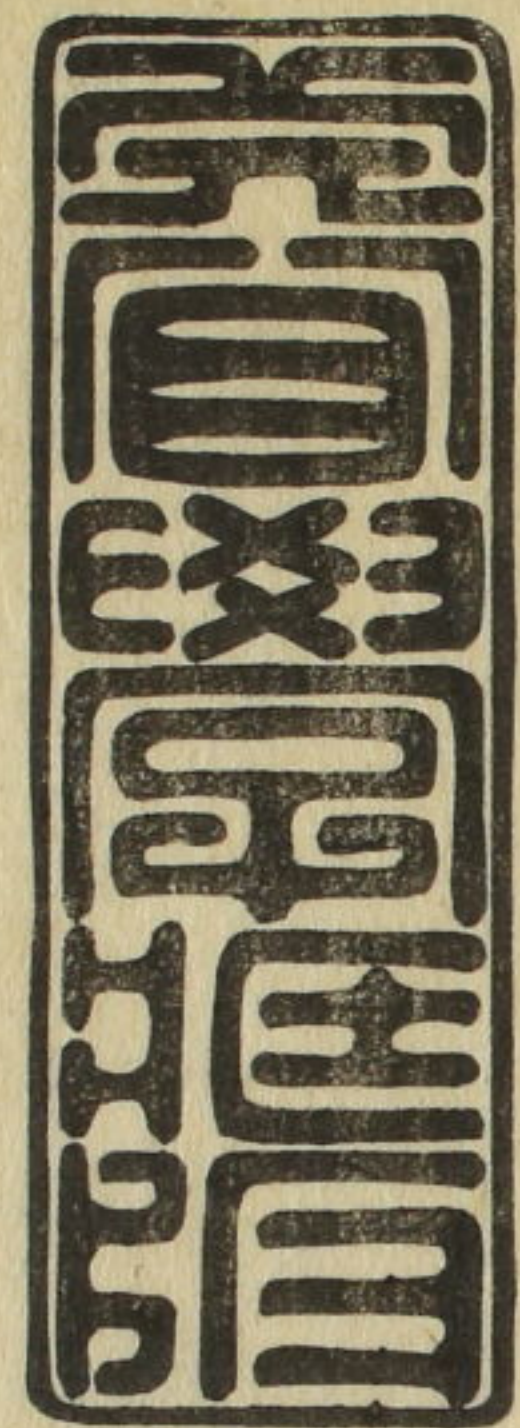
徂來先生作學則蓋志學者乃欲超然之古



之道乎則使人知所由元啓不佞雖未能窺  
 先生宮室之美忝在門牆之末亦得與受  
 而誦之乃不敢私刊傳之同志其書五篇偶  
 且所錄亦 先生與人論學者附以刻云  
 享保丁未春正月 滕元啓謹跋



天明改元辛丑六月



慧海上人捐貲刊

藍田先生標註

越中榊正則書寫董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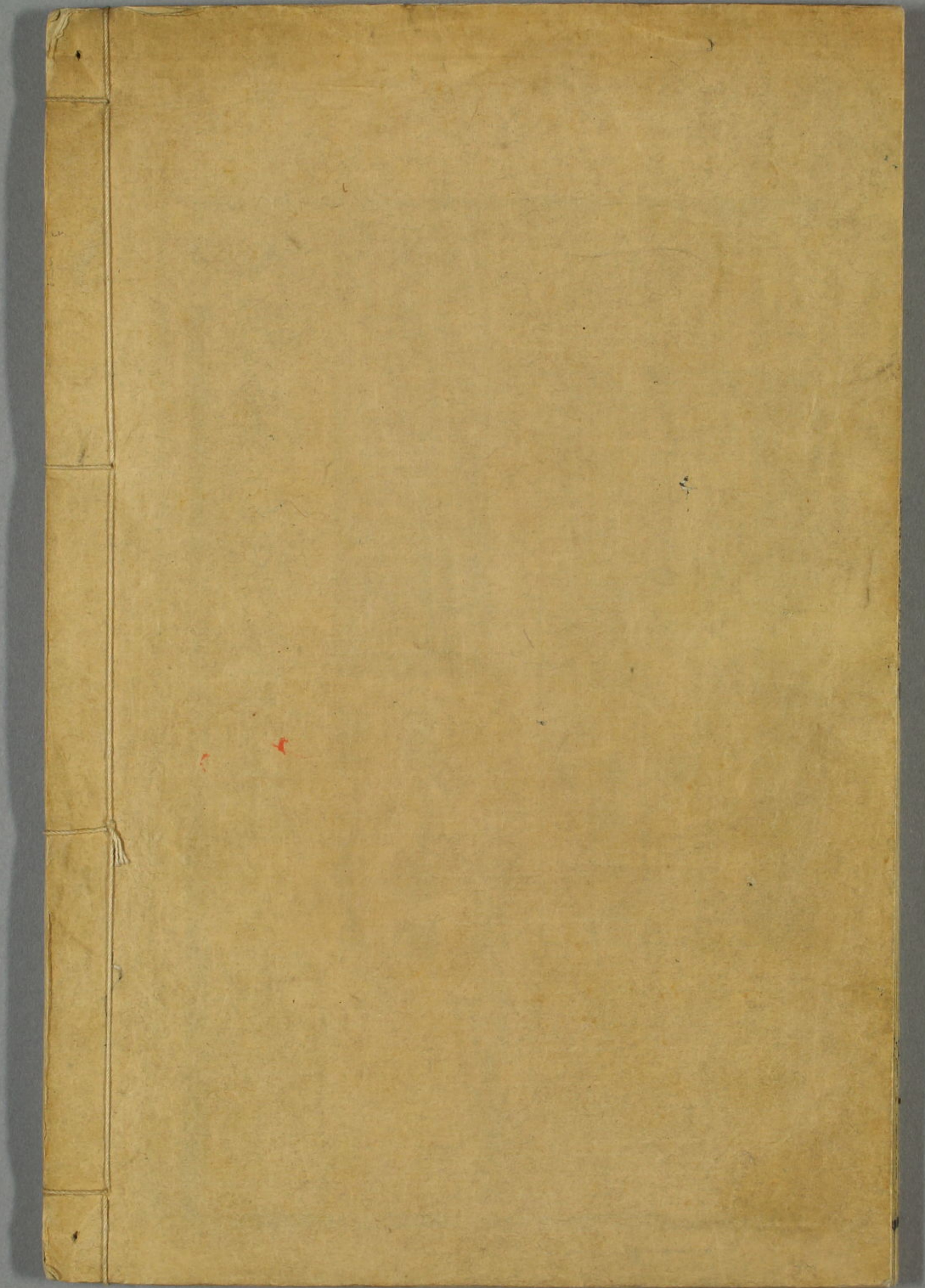
藍田先生著述刊行者

韓文公論語筆解 校及注全

湯武論 并附錄 全

學則并附錄標註 二卷







祖來先生著

竹溪  
南昌

二先生同校

翻刻  
必究

學則并附錄

藍田東先生再校并標註